

# 传统仪式的新变与再生

## ——以和里三王宫庙会为例

杨丹妮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 一年一度乡民自发举办的乡村传统庙会摇身一变成为官方兴办的大型活动之后, 和里三王宫庙会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诸多的新变, 有了与昔日不同的意义。因有官方力量的渗透与介入而带有明显的“人为操作的表演性质”, 和里三王宫庙会的仪式内核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又出现出新的流变。

**关键词:** 和里三王宫庙会; 仪式内核; 流变;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91 (2011) 06-0030-05

### New Change and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eremony

YANG Dan-ni

(Guang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 Guangxi Nanning, 530023)

**Abstract:** The country temple affair has changed into the official one with changes of both style and content. The nature of San Wanggong temple affair in Heli gets new changes i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permeability and intervention.

**Key words:** San Wanggong temple affair in Heli, ceremony nature, change

农历的二月初五是广西三江县和里、南寨村侗族村民比较隆重的传统庙会日, 届时两村的侗族村民都会以特有的方式来缅怀古代西南少数民族英雄“夜郎侯”三王父子, 这种传统的祭祀仪式又被当地人称为“会期”。200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这项传统的乡村祭祀仪作为“三江县第四届旅游文化节”的日程活动安排之一吸引了许多外地游人纷至沓来。从2005年以来笔者对当地举行的传统庙会进行了连续跟踪、调查, 并且亲历了首度纳入到2007年“三江县第四届旅游文化节”活动日程的庙会活动。笔者发现, 一年一度乡民自发举办的乡村传统庙会摇身一变成为官方兴办的大型活动之后, 令这一传统仪式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

#### 一、庙会的变化

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区交界处的侗族先民历史上曾与夜郎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其主要聚居地也被许多历史、文化学者认为是夜郎文化的影响地, 当地许多民间故事、祭祀仪式、岁时节庆等习俗至今仍保留着夜郎文化的遗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和里、南寨两村之间的双溪汇合处, 有一座侗乡远近闻名的夜郎文化古迹——三王宫。据当地人说这个宫宇供奉的是深受民众崇敬的夜郎竹多同之第三子。村民介绍说汉朝时期,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领袖夜郎王竹多同在汉武帝南征时, 为维护统一大业与民族团结作出突出贡献, 汉武帝特赐印绶封其父子为夜郎侯, 竹氏

父子当政期间为当地群众做了很多好事, 逝世后群众怀其德政而立庙雕像祭祀。明朝郝皇统军南下平乱, 路过此地, 感竹氏父子之德行, 敕竹多同为竹王, 封其三子为三王, 因此当地村民建三王宫为其树碑立传。每逢年节, 附近群众都到宫里焚香祭拜。于是, 逐渐形成当地传统活动——三王宫庙会。传统的三王宫庙会包括拜三王、祭竹王、三王出游等系列仪式, 2007年国庆期间举办的三王宫祭拜活动虽然希望“照老一套”, “有样学样”, 但变化却无处不在。

#### (一) 时间: 从“诞日祭”到黄金周

传说农历二月初五是三王爷爷的诞辰日, 当地村民特意选择该日纪念其诞辰。庙会从何时开始举办已经无法确定, 但是庙会祭拜仪式的诸多相对固定的程序和内容都保留下来了。三王宫庙会采取轮值制度, 和里、南寨两村分为六个甲, 按天干地支的顺序轮流充当举办甲负责组织当年的祭拜活动等相关事宜。据说各甲是通过抓阄和神降乩来确定其举办日期的。当地人把庙会称为“会期”, 会期的举办又因年份的不同而有中期和小期的区别。中期之年较小期之年, 活动内容更丰富多彩, 活动时间持续的更为长久。据老人回忆, 解放前些年, 各地很多村民都来观看庙会, 有些还以侗族独特的社交方式——“月也”来与和里、南寨村共同庆祝三王爷爷的诞辰。多耶、唱戏、吹芦笙等多项侗族民间娱乐形式使终日为生活奔波的村民全身心投入并纵情狂欢, 到处一派升平欢乐的气氛, 活动时间长达七天七夜<sup>[10]</sup>。

2007年祭拜三王的传统庙会活动之所以能够在

收稿日期: 2011-08-03

作者简介: 杨丹妮 (1982—), 女, 广西三江人,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区域民俗学和南方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研究。

国庆旅游长假里举办,成为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化局、柳州市旅游局主办,三江县委宣传部、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和体育局、三江侗族自治县旅游局承办,并经过三江福桥侗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包装策划的“三江县第四届文化旅游节”的子活动之一,可能得益于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每年的节期选定在国家法定的国庆假期,集中展示三江侗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极富特色的旅游资源,目的是以此打造“风情柳州”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和亮点,不断提升三江旅游县的品位和知名度。和里、南寨村依托着毗邻县城的地理优势,风情浓厚的村寨文化和地方干部的积极跑动,三王宫庙会随之进而作为展示侗民族神秘古朴的信仰民俗的展示内容顺理成章地作为“三江县第四届文化旅游节”的推介项目。凭借着这一旅游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推介,活动当天前来参加文化旅游节的各级政府官员、专家记者、外地游客以及民俗摄影发烧友们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国庆黄金周举办的三王宫庙会接待游客多达2万余人。可以说,举办时间由约定俗成的“诞日祭”到黄金周,三王宫庙会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 (二) 主持:从寨佬到支书

传统三王宫庙会是由连片聚族而居的和里、南寨两个行政村(包括后来从中重新划分的归斗村)联合举办的大型超村落性民间信仰活动。其实和里、南寨两村互为邻村,互相通婚,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在外村人看来俨然一个村落的共同体,所以至今附近的人们仍然习惯把和里、南寨两村统称为“五百和里”、“胜里”或“里”。和里、南寨两村是广西三江县一个有着1000多年建寨历史的侗族村寨群落,自古以来连片聚族而居,因其户数加起来约为500户,故成为古代侗族地区具有一定规模和威信的基层组织,故将之统称为“五百和里”,历史上这些村屯的村民大多依姓氏聚族而居,民国时根据里甲制度被划分为吴甲、杨甲、欧阳甲、上南甲、下南甲、寨贡甲六个甲组织。对于共同信奉的三王爷爷,和里、南寨村的六个里甲组织采取轮值制度进行奉祀。当地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则口诀:“子午吴甲丑未杨,寅申吉下贡辰戌,卯酉上南欧巳亥,谨程六礼祝寿堂”来确定各甲组织的轮值秩序和年份。按照习俗规定,每年庙会由一个甲组织担任主办甲,由其负责召集各村老人及各甲甲长商议筹备方案,安排庙会活动日程与人员分工,并讨论各甲各户应该出的股金数目以及庙会当天的主要祭仪程序。作为村落共同体的祭拜活动,在三王诞辰庆典上,往往需要调动地方社会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尽管轮值制度规定由主办甲负责主持大宗事务,但庙会仪式的准备及执行过程仍然需要各甲群众的鼎力支持,互相协调,如此一来,信仰本身强大的包容性、统摄力就将各村村民们聚合在一起<sup>[2]6</sup>。而在传统庙会祭仪的过程中,通常是由那些通晓历史掌故,熟稔仪式程序的寨佬们来主持的,整个庙会的筹

办方案、经费的开支、人员的调配、祭仪的程序都必须是由这六个甲的寨佬们共同议定后方可实施。可以说,这些掌握着村落共同体的乡土知识和历史传统的寨佬们在整个庙会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中担当主导性权威与发话人的角色。

2007年的三王宫庙会摇身一变成为三江旅游文化资源在国庆旅游黄金周里向社会各界人士推介,让之前完全是民间自发举办的古朴乡俗成为官办节庆中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与和里、南寨两村的村支书积极向上级部门寻求扶持,从中穿线搭桥有着莫大的关系。和里、南寨两村的现任村支书皆是年纪为40出头的中青年基层干部,年富力强,紧跟时政,用当地人的话说是“门路广,人脉多”,凭借着自身的办事能力和担任职务,除了主掌村里的各项行政事务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当地民间各类传统民俗活动,由于既够取得上级领导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扶助,又能吸引外地学者、记者、摄影家们纷纷入村考察记录民俗风情活动,随之他们在村内的各项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和地位由此而升。2007年的国庆期间的庙会活动虽然是在征求了两个村诸位寨佬的意见和配合的情况下举全村之力才得以顺利承办,不过在此次活动中两村的村支书在活动组织协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一方面需要做好上级领导及嘉宾游客的对外接待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布置安排各项活动的内部衔接工作,可以说他们是整个庙会活动的指挥者,活动全程中随处看到的是他们匆忙的身影,以及声嘶力竭的调度声。

从传统寨佬主持型向村支书的指挥转变必然引发三王宫庙会内涵的相应变化。

#### (三) 运作:从自发到组织

传统的三王宫庙会是和里、南寨村的六个甲轮值举办的民间信仰活动,按照惯例,每年正月十六日晚由当年庙会活动主办甲负责召集各里甲管事的寨佬们齐聚三王宫商议当年的活动事宜,众寨佬议定后再由各房族的族长向各家各户告知并收取参与庙会活动的股金数目,以及各甲圈定的扮演金童玉女、八仙、执事童和参拜老人的人选,整个庙会活动的运作机制是根据历代沿袭的乡俗民约的惯例,以主办甲牵头负责主祭事宜,两村村民共同出资出力承办祭祀礼仪,各里甲都遵循祖制按照既定的程序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操办着,每个村民都熟稔庙会祭拜仪式的所有程序,他们都乐于享受着轮值主办庙会活动带给村里众人的精神慰藉与信仰之光。村里人把每年参与三王宫庙会看成是个人应分之事,尤其是能够作为主祭者、陪祭者以及扮作金童玉女、八仙等神灵人物的青少年来说无疑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三王爷爷更多的赐福庇佑,而且在庙会结束之后,这些祭拜者的亲朋好友还需送上糍粑、糯米等贺品恭贺祭拜者有幸参与三王爷爷的献祭仪式。

2007年国庆假期里举办的庙会活动,虽说是尽

量按照原样来操办,但是由于是第一次把原本每年农历二月初五的祭拜活动“移植”到入秋的十月里重演一回,活动主办方为了避免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得不到全体村民的认可与配合,事先因势利导地做好了鼓动宣传工作,宣传口径不外乎都是“这是全村人的事,大家要积极配合”,“让外地人原滋原味的看看我们祭拜夜郎王的庙会”,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来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以此带动、推动村寨的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为了保证六个甲的群众统一协作,各甲指定各房族族长落实具体筹备事宜,并且要求参祭人员全部身着靓丽侗装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日程各就各位。最明显的是,与来自娱自乐的开展和参与三王宫庙会不同,为了感谢这些参祭人员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参与,主办方还给了每位参祭人员10—20元不等的“劳务费”或“出场费”。

## 二、“拜三王”:从娱神到娱人

和里三王宫是广西侗族地区一处反映古夜郎文化比较完整的,集艺术性与民间信仰于一体的民间建筑。有关这座宫宇的碑文石刻、民间传说及当地群众的信仰习俗等民俗事象已经成为当地民族特有的夜郎文化现象,而每年举办的庙会活动就是这种文化传承最为有效的载体之一。庙中供奉之三王,传说是夜郎竹多同的第三子,深受民众崇敬膜拜。三王父子在职期间为当地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逝世以后群众怀其德政而立庙雕像祭祀。平时宫内香客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五举行的庙会更是热闹非凡。村民们将其视为村落的神圣保护者和赐福者,依托三王宫及其庙会活动影响力的扩散,当地形成了以和里、南寨村为主兼及周边村镇,湘、黔、桂等相邻省份交界地区的大型祭祀圈和信仰圈的信仰格局。人们通过三王显圣传说的传讲与祭祀活动的周期性举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三王信仰观念代代相传,在民间传说的产生和祭典庙会的历史嬗变进程中,一个象征权威被制造出来以标示地方凝聚感,充当民间共同体情感的符号<sup>[26]</sup>。可以说,和里三王宫庙会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地得到当地人的传习与继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地民众自发地对夜郎族群的族性认同和情感归属,即使这种继承心理可能很大程度来源于想象的建构和虚妄的回忆。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庙会内容已然有所变化,娱神性质渐渐淡化,尤其是到了近二十多年来庙会举办的日子里常常成为附近村寨青年社交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集中展开的热闹时段。虽然近年来的庙会活动都希望遵循祖制来做,但其中的不同却是十分明显的。

### (一) 仪式:由单一到多元

作为三江侗族自治县第四届文化旅游节的活动之一,和里三王宫景区的活动内容较过去显得异常丰富而紧凑,

日程安排从2007年10月2日下午持续至3日晚上。与以往只是两个村寨六甲群众到庙会举行祭拜不同的是,国庆黄金周举办的庙会为了聚拢人气,增添热闹,两个村寨恢复了50多年前庙会期间邀请其他村寨来“月也”的风俗,以甲为单位,庙会期间自行邀请并负责招待周边的某个“月伴”,受邀的“月伴”们也作为庙会活动的队伍参与民歌对唱、多耶、百家宴等活动。传统的和里三王宫庙会分大小期,根据年份的不同,三年一次大期,大期之年活动需要抬“三王”爷爷出游,逐一到和里、南寨两村的六个甲巡境,小期之年只需在宫宇里参拜即可。国庆节的庙会安排为了突出庙会仪式的多样性与观赏性,主办方在主祭三王仪式的前后安排了水牛公祭拜竹王爷、侗族服饰制作系列展演、侗戏、大歌、芦笙表演、放水灯等表演项目。

### (二) 拜神:从祭祀到表演

一直以来,传统的和里三王宫庙会是和里、南寨两村的侗族村民感怀夜郎父子实施德政、为民请命、御灾保民的丰功伟业而建祠立庙,敬香祭拜。每年和里、南寨两个村形成祭祀联合体,他们深知众人齐心祭拜愈易得到神灵的偏护,整个村寨才会人畜平安、丰衣足食。在笔者调查了解的过程中,受访人南寨村民杨开源用其直白的话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乡亲们立庙祭祀三王的真实心态,他说:“我们爱这个神,爱这个英雄,才去祭拜他,如果留那个庙冷冷清清地不好,我们就每年做一次热闹,还可以在会期期间相互交流生产经验,男女青年可以相互结识,聊聊天。”从他的话语中笔者再次看到乡亲民众把三王看成是一位既威仪又亲和的英雄形象,人们爱戴他,敬仰他,不忍将其冷落而每年定时举办庙会热闹一番,这就是民众看似最朴素却又最虔诚的信仰逻辑,在这里无需过多的矫柔做作,人们所要作的只是虔心相对、心诚则灵。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王宫以及每年的庙会被作为“四旧”的封建迷信活动而被加以取缔,当地也因三王宫这一物化外显的建筑而被红卫兵贯以“封建思想的堡垒”之称,村民不能入庙烧香祈福,连神像、烛台等祭祀器具均被横扫一空,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还是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虔诚信众趁着蒙蒙雾色偷偷地拿着香纸到宫前焚烧,由此想见,民间信仰是多么顽强地驻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即使没有神像,三王宫被用作它途,只要是宫址没有完全拆毁,信仰活动仍然可以完整地进行,诚心的信仰者们仍然可以继续向他们心中的神明崇祀供奉<sup>[28]</sup>。

如果说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五的庙会习俗是白认为夜郎族裔的后人们自发地对祖先圣王的崇祀敬奉,那么这一信仰习俗被挪用到国庆黄金周的假期里来对外展示,村民们也明白这是一场表演给外人观光欣赏的“秀”,为了让游客镜头拍摄到极富浓郁民族特色的画面,参与活动的村民们被主办方告知当日需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包扎具有侗族特色的头巾,而且在站队

时要时刻注意在镜头前展示优美又谦和的笑容。参加祭拜三王爷爷的队伍也显得比平时更多,除了必不可少的主祭者、陪祭者、八仙、执事童等固定参拜人员外,还增加了六支受邀的“月伴”,他们各个身着当地的传统服饰,有些队伍还拿着芦笙、长号等民族乐器,在主办方的精心安排下,这些队伍加入祭拜队伍中,在三王爷爷出游到和里村吴甲时还表演了芦笙踩堂、多耶等节目,引来无数民俗摄影发烧友们长枪短炮的一阵猛拍。围观的村民争相议论着哪支队伍的服饰漂亮,评论着哪位“月伴”的歌喉最为响亮,可以说,此次的庙会活动与以往的相比人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供本村人自娱、供外地人观赏的一场表演,与过去虔诚肃穆的祭拜心理不同的是,当地村民也乐于将此次庙会办成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演出,他们穿着平日压箱底儿的崭新衣裳,听着村支书声嘶力竭的现场调度,会意地配合着拍照者们选取最佳的拍摄角度与表情,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外地游客们之所以不远万里赶来的原因,是出于对神秘而古朴的民族风俗的猎奇与期待。

### 三、仪式内核的改变

从“诞日祭”到“旅游文化节”,和里三王宫庙会的仪式内核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又出现出新的流变,具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 (一) 从民间走向半官方

如今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一些地理交通不便却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村寨纷纷尝试把当地的民俗风情活动包装成旅游文化资源来招揽外地游客,于是全国各地的民俗旅游景点和项目遍地开花。地方群众也初尝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后的甜果,以民间自发组织或寻求官办支持举办等多种方式开展各式各样的旅游开发活动。三江县作为一个地处桂北的经济不发达的自治县,却拥有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了扩大三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江县各级党委政府近年通过大力实施“旅游文化富民”工程,挖掘本地旅游文化资源和特色,使旅游文化成为发展的新动力,不断开发壮大文化旅游项目,努力打造成为湘、黔、桂三省区旅游名胜目的地和全国旅游强县。除了依托自身的地理优势继续和桂林、龙胜、贵州黔东南的旅游线进行对接,大张旗鼓地提出“桂林山水甲天下,侗族风情看三江”的宣传推介口号,同时也积极培育和打造自身旅游文化品牌。从2004年开始,由当地党委、政府主办,宣传、旅游、文化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承办的“多耶·程阳桥文化旅游节”应运而生。在“传承历史,演绎现代”的指导思想下,主办方整合三江各地的旅游文化资源,形成以县城为依托,联合各村落景点开展系列活动的办节模式。主办方选择一些交通条件相对便利、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较为成熟的村寨作为活动承办地,并通过

市场运作方式交由相关文化广告传播公司负责活动内容的安排策划。2007年,和里三王宫庙会由主办方“相中”,纳入当年旅游文化节的活动日程中。经过精心策划,和里三王宫景区的活动安排为两天,重头戏自然是保留了村民自发的“拜三王”仪式,以示对传统的继承;此外为了培植和宣传当地的民族服饰、民族餐饮、民族手工艺等产业,主办方还特意让村民增加了传统服饰制作展演、侗戏表演、百人“月也”、侗族百家宴等内容。这些新添加的内容着实让肃穆的庙会祭拜活动显得更加热闹而有趣,望着宫宇内外飘逸的大幅红色标语和村寨门口用松枝扎制的寨门,无不提示着上级政府对此活动的大力资助,一波波佩戴着旅游文化节嘉宾证的受邀者们都是主办方请来的贵客,不过热情好客的侗族村民自然也用甘甜的米酒,真诚的微笑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采访中笔者强烈地感觉到,一些村民们对官方出资办节是表示欢迎的,他们觉得国庆办节能够让外地游客到本村游玩,气氛变得红火又热闹,这是他们以往感觉不到的场面;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来年能否继续举办以吸引游客为主要目的的庙会活动,朴实的村民们也自有自身的盘算,在他们看来,国庆假期举办庙会自然不合常规,即使有政府出资筹集一部分办节经费,不过各户头还是出10块钱作为份钱,比往年历届的传统庙会出的3块户头费还多,此外各户邀请“月伴”相应支出的交通费、款待费也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数目,却基本上是由村民平摊自负,这无疑也加重村民们的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持续办节的频率与热情。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于村民们对于被政府官员们将原本限于乡民自发形成的传统庙会“征用”到国庆假期里作为旅游的展示项目在心理上感到不可名状的别扭,当地人有的把这次活动称为“二月初五的再生稻”,在他们眼里这个号称是“按照原样举办”的庙会并非他们往年真正意义上的“拜三王”,因为在那表演给外人看的祭拜仪式中,他们不会投射真正的虔诚与善心的。经历了400多年风雨洗礼沿袭下来的和里三王宫庙会可以说是和里、南寨两村在农耕文化范畴下创造性地形成一套富有村落特色的时间制度和节庆民俗文化。农历二月初五,俗说是三王爷爷的诞日,人们于该日纪念他为民请命,安境保民的丰功伟绩,举行庙会活动来祭祀他。而从农事的意义上讲,这时起会使人们注意已是春耕的日子,百事农为先,沉浸在春节喜庆之中的人们又得收心务农了。应该及早准备好种子、牲口以及犁、耙等农作物生产工具,可以说,农历二月初五的庙会举行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村落休整期的即将结束,由此进入繁忙奔波的耕作期。庙会一过,人们便开始准备投入新一年的农事劳作。关于这一点,当地村民出身,后官至前三江县县长杨文仆先生亦认识到这层含义,在撰写家乡村落乡土历史——《五百和里》一文中他这样写到:“这里每年农历二月初五三王节,每年到

这一天五百和里群众及邻近的男女青年集中这里,除敬香祭祀外,由头人宣布今天人们可以尽情地欢唱活动,过了这一天,也就是春游、月也季节已过,人们都要集中精力投入春耕,创造好收成,这实际上是闹春活动。”<sup>[31]</sup>不过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对自己操持了几百年的传统庙会没有太多的掌控权,一旦官方政府行为的介入和“征用”,村民们自然就会温顺着听从官方的安排,亦会产生“政府要这样做”、“我们就听安排吧”等这样的观念意识,从而不自觉地投放到村民具体的办节程序当中,可以说,看似是村民自发操办的“拜三王”,其实是离村民们的真正信仰生活越来越远了。在这个不是传统日子举办的庙会,很难让当地人把它划归到村民固有的祭祀体系中去。

## (二)从村落祭仪走向文化展演

通常来说,在和里、南寨两村的村民看来,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的特殊原因,三王宫庙会活动就会年复一年的进行下去。而且,每年二月初五的那天村民进宫敬奉三王爷爷是从祖辈们自然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惯性,他们通过联合举办庙会保持着常规性的联系,可以说每年一度的三王宫庙会是两村人联合献奉给三王神灵的圣礼,在这场神圣的祭仪中,人们专心致志地举行各种敬神仪式,除了肃穆规整的祭拜礼仪外,大期之年还要进行内容丰富的歌舞表演,用以酬神。纵观传统和里三王宫庙会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其年复一年的周期性重复、表演,起到了乡土社会中对历史记忆的追忆与村落间里甲组织联谊的作用,它既是和里、南寨两个村寨的六个甲组织在其所属的乡土社会的一种酬神仪式的信仰习俗,又是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艺术活动。人们在春节闲忙时节怀着虔诚的心境操持筹备着敬神祭拜的各类贡品,夜晚十分安顿好自家的家务活后投入酬神戏的排练当中,对于神灵的敬仰与企盼获得庇佑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投身庙会的真正动力所在。即使是必不可少的歌舞戏曲表演也规定必须是在宫庙内的木楼戏台上上演。可以说和里三王宫庙会可谓是村落内部的一场祭仪表演,人们通过香火供奉、俯首祭拜、歌舞欢愉等手段尽情地抒发着对崇祀神灵的无限敬仰之情,既是为了取悦神灵的功利之举,也是一种为了生活的有序和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文化创造<sup>[43]</sup>。

不过,在2007年国庆节这一非节期的庙会活动中,尽管主办方似乎很想“照葫芦画瓢”地把原来的庙会活动重复上演一次,让前来游玩的游客真正看到“原汁原味”的侗族民间庙会活动,为了突出祭拜活动的古朴性和侗族民歌的丰富多彩以及侗族服饰的独特技艺,在某文化传播公司的策划包装下,该庙会活动除了以“拜三王”为主线装置肃穆的进行着,主祭人员煞有其事地俯首作揖,村里的狮子的表演依旧生龙活虎;大嫂大娘们自发组织多耶、侗戏等歌舞节

目;放假归家的村里姑娘登台演唱汉语歌曲引得台下无数小伙喝彩声不断,外地游客的到来让他们表演起来似乎更加卖劲。据老一代人说,三王宫庙会只有在大期之年才举办巡村绕镜的“三王出游”。一般是从三王宫出发,按照规定的巡游路线在锣鼓的伴奏下祭拜队伍抬着三王爷爷神像逐一到六个甲的祖庙、球场、鼓楼等公共场合巡境游村。小期之年是不允许“三王出游”的,只是在宫庙内简单祭拜即可。不过为了展现“三王出游”的礼仪阵仗,主办方还是变通地让翌年才负责筹备庙会的吴甲提前担任主办甲,并在当年举行了“三王出游”仪式。但是出于日程安排的考虑,这样的“三王出游”活动并没有进行绕村一周的巡境仪式,而只是浩浩荡荡地直奔到了吴甲的祖庙处,随后一阵的领导出席讲话、参祭队伍的歌舞表演充斥着整个祭拜活动的过程,让整个“三王出游”时间显得拖沓而冗长,以至于有些参祭的老人出现体力不支的状况。为了营造温馨浪漫的乡村夜景,主办方原本安排了篝火对歌、溪岸插烛、放水灯等晚间节目,不过由于当晚天公不作美刮起强风下起微雨的原因,围坐篝火纵情对歌的计划被迫取消,溪岸上的红烛因风大的关系燃烧未尽也达不到预想中的效果。所幸,活动当晚的放水灯计划没被搁浅。过对于这些晚间节目,村里的老人家都说这在以往的庙会期间从未见过,可是年轻的小伙子们却甚是喜欢,因为这是他们外出游玩的最好理由。

正如上文所说到的那样,“黄金周”的和里三王宫庙会因为有官方力量的渗透与介入而带有明显的“人为操作的表演性质”,在这场表演秀中,村民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进来,作为和里、南寨两村的标志性文化,作为和里、南寨两村昔日普通而平实的精神信仰生活——和里三王宫庙会会被塑造成为服务地方文化形象的对象,他们用自身的信仰与祭拜诠释着自称为夜郎族裔的睦族追远的寻根之情,也在歌舞欢愉的文化展演中表述出异族眼中的独特风情和民族身份。也许在被展示、被欣赏、被塑造的展演过程中,真正维系和里三王宫庙会产生的精神动力与信仰力量却在歌舞欢愉后渐行渐远了。

## 参考文献:

- [1] 杨丹妮. 广西和里三王宫与夜郎文化关系探析[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 [2] 杨丹妮. 口传—仪式叙事中的民间历史记忆——以广西和里三王宫庙会为个案[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7.
- [3] 杨丹妮. 口传—仪式叙事中的民间历史记忆——以广西和里三王宫庙会为个案[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4] 刘铁梁. 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J]. 民族艺术, 2006.

(责任编辑: 谢雪莲)